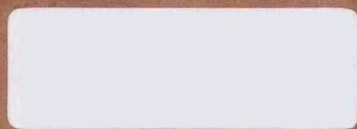


世紀廣東學人

主編◎張東明 李根基

第二輯

選書



南方日報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主编◎ 张东明 李根基

世紀廣東學人

選書

第二輯



南方日報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國·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广东学人. 第二辑 / 张东明, 李根基主编.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491-0900-5

I. ①世…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知识分子—生平事迹—广东省—近代 IV. ①K820.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8963 号

SHIJI GUANGDONG XUEREN

世纪广东学人(第二辑)

张东明 李根基 主编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3000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4.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 (020) 83000502

网址: <http://www.nfdailynews.com/>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张云：富有争议的天文学家 4



商承祚：甲骨学泰斗 楚文化鼻祖 18



邓植仪：扎根土壤 一生为农 34



马采：用生命追寻「美的历程」 46



蒲蛰龙：南方一条龙 一生以虫治虫 58



杜国庠：当书生遭遇政治 72



陈焕镛：一草一木总关情 84



梁宗岱：言师采药去 留得清凜在人间 98



王季思：不爱六经爱五剧 桃李文章焕九州 112



夏昌世：真正属于中国的建筑大师 128



马思聪：『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 140



詹安泰：『岭南词宗』的苍凉背影 154



陈伯齐：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寻梦者 166



谢志光：医志所至 光亮岭南 178



罗明燏：一生淡泊名与利 报效祖国犹未悔 190



董每戡：书生自有嶙嶒骨 202



梁家勉：毕生君子 躬耕农史 216



钟敬文：移山追日君莫笑 顽石难消一颗心 230



梁伯强：妙术仁心 杏林漫山 246



刘 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58



高兆兰：一生只求那束光 270



朱杰勤：谦亨君子鸣世 但开风气之先 284



柯 麟：悬壶济世良医意 救国忧民志士心 298



王 越：两次复办暨南大学 310



陈乐素：正早夜沉潜史笔 324



罗元恺：新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340



梁钊韬：为中国人人类学奠基工作做出卓越贡献 352



罗雄才：雄心报国 才智育人 366



陈永龄：珠峰高程准 神州坐标精 380

目录



张云：富有争议的天文学家 4



商承祚：甲骨学泰斗 楚文化鼻祖 18



邓植仪：扎根土壤 一生为农 34



马采：用生命追寻『美的历程』 46



蒲蛰龙：南方一条龙 一生以虫治虫 58



杜国庠：当书生遭遇政治 72



陈焕镛：一草一木总关情 84



梁宗岱：言师采药去 留得清凇在人间 98



王季思：不爱六经爱五剧 桃李文章焕九州 112



刘 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58



高兆兰：一生只求那束光 270



朱杰勤：谦亨君子鸣世 但开风气之先 284



柯 麟：悬壶济世良医意 救国忧民志士心 298



王 越：两次复办暨南大学 310



陈乐素：正早夜沉潜史笔 324



罗元恺：新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340



梁钊辑：为中国人人类学奠基工作做出卓越贡献 352



罗雄才：雄心报国 才智育人 366



陈永龄：珠峰高程准 神州坐标精 380



夏昌世：真正属于中国的建筑大师 128



马思聪：『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 140



詹安泰：『岭南词宗』的苍凉背影 154



陈伯齐：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寻梦者 166



谢志光：医志所至 光亮岭南 178



罗明燏：一生淡泊名与利 报效祖国犹未悔 190



董每戡：书生自有嶙嶒骨 202



梁家勉：毕生君子 躬耕农史 216



钟敬文：移山追日君莫笑 顽石难消一颗心 230



梁伯强：妙术仁心 杏林漫山 246

学人小传

张云（1896—1988），字子春，广东开平人，天文学家。1920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获天文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在校23个年头，为中山大学的天文学科走在全国大学前列做出贡献。主要从事食变星、物理变星的测光，造父变星的统计和脉动理论等研究，是我国变星研究的开创者。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讲学期间，曾发现一颗新的变星。

他撰写出版了多部著作，如《变星研究法》《天文学概论》《普通天文学》《高等天文学》《天文学实验》《天文台成立始末纪》，以及英文译著《星球和原子》等。



张云：

富有争议的天文学家

说起中国近代天文学，不能不提到张云。这是一个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命运充满坎坷、评价非常复杂的天文学家。学术、教育上的贡献并没有使他在历史上获得公正的评价。因为政治倾向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声名模棱两可，后人对他的了解也少得可怜。甚至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编撰时，也曾经为编不编张云的词条发生过争论。在今天，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位学者，这样一位对广东乃至中国天文学尤其是天文学教育都有重大贡献的人物，的确应该得到其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历史往事

时间之迷雾

张云生于1896年，去世于1958年，但我们能了解到的他的生平是从192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前后就剩下了寥寥几行字

仔细品味起来，张云的一辈子看起来就像他所研究的变星——在某段时间内寂寂无闻，在另一个时间段却又显得光芒四射。而除了他“爆发”式地登上中大舞台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个人的任何资料。

众所周知，从上古神话中的三皇五帝开始，中国就有了天文学，或者说天文观测学。但直到大清帝国中后期，中国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天文学。所谓的钦天监依然属于礼部，所有的天文观测也都是为“皇阿玛”预测吉凶。所以，即便广东得风气之先，并且在道光年间就拥有了一座私人天文台（海珠区纯阳观天文台），也依然没有让这门严谨的学科在东方大地上成为显学。

关于张云，我们只知道这个开平人1920年开始在法国留学，学习天文。目前所能掌握的只有寥寥几行字：“出生于商贾之家，少时家境贫困，笃志立学，从广州到武昌，完成其高等师范学业，后于菲律宾怡朗华侨商业学校当校长，又到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继而去法国留学，列席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二届大会。”而从这些字眼里，我们并不能找出少年张云是如何从旧式学堂的教育中萌生成为天文学家的念头的。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张云匆忙奔赴香港之后，这颗在中国天文学界本来光芒四射的“变星”突然间又回复到30年前的状态——1949年到1958年，几乎能查到的资料都只是一句话：张云在这个时期，于香港九龙定居，直到1958年病逝。从其他方面查到的资料来看，张云当时定居在九龙荃湾。而那个地方，在当时住着很多从内地出走、被港英政府称为“难民”的人。张云在1949年之后，已经基本停止了天文学研究。

香港首屈一指的堪輿大师、李嘉诚的御用风水师蔡伯励，自称在上世纪50年代曾师从张云学习天文。只是，以数学和物理为基础的天文学无比严谨，而风水学说却无比虚无缥缈，即便蔡伯励跟张云学习过，估计也是基本的天文观测与历法推算，并不是真正地跟他做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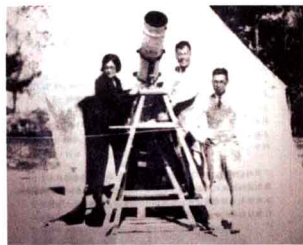
地点之沧桑

张云主持建造的中大天文台成绩斐然，解放后被挪作他用，如今虽属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已成危房

研究天文，不能缺少的自然是天文台和各种仪器设备。作为天文学家，张云当然也需要这些。他1926年从法国回来之后，立刻向当时的广东政府提出了在越秀山建设广东天文台的申请。

从张云这洋洋万言的上书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这位学者对于天文学的态度：“在应用上言之，天文学为航空、航海、地学测量等必具之知识；在学理实证上言之，则解决哲学、玄学中一切关于宇宙之构成问题及为近代相对学理之基本实验所必需，故今日天文一科，占科学中重要位置，一切科学家亦莫不认为它是解决宇宙问题的唯一工具……惟天文研究，最重实测。设无天文台以供实验，则学者对于所学，多难了解。而教者亦以缺少研究工具，不能有进益，故为完成中山大学为高等学府计，为养成我国天学人材计，此广东天文台之建筑所不容缓者也。”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云建设广东天文台的想法并未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响应，但他所供职的中山大学却对他的这一提议给予了积极回复。1927年开始，不光是数学系改称数学天文系，天文台也于当年2月开始在校内兴建，1929年落成（据《广州市志》）。“当时城市规划的限制颇大，校方考虑到在离学校很远的越秀山建立天文台，不管在经费或物业管理方面都不太现实。”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副主任周永章说，“所以只在理学院外的垃圾场上建了一栋小楼，作为天文台使用。这座天文台如今依然存在，位于越秀中路125号，广东省电影公司大院内”。根据他的介绍，当时广州往西要到印度境内才有天文台。而在中大天文台筹建之初，国际天文联合会就指出中大天文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位于北纬20多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测天象，而当时世界上的天文台多数分布在北纬40度以上，因此它受到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视。当时天文台的各种仪器也较先



1936年，中国观测队在日本北海道观测日全食，左一为张云的学生、中国近代第一位女天文学家邹仪新

进，如法国制天文标准时钟。天文台本身也进行了各种观测工作，比如太阳黑子观测、变星研究、时刻确定、经纬测量、气象观测等。

人物之矛盾

一些资料对张云的描述是国民党政客，但根据他女儿的回忆，张云是一个文理兼通、为人平和、喜欢作旧体诗的学究

张云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没有人可以回答。

中山大学的校史资料显示，从1926年到1949年，整个数学天文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有44个。而根据已故的张云弟子之一、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钟集的说法，这44个人也早已星散，解放后从事天文研究的甚至不足10人，而在60多年之后，依然健在的已是凤毛麟角。由于各方资料实在稀少，关于张云的人物性格几乎已经成了谜。

而从散见于《国立中山大学日报》《民国日报》等处的一些文章来看，张云的文字功底并不差。几年前，张云的女儿张剑美曾经接受过一次采访。在当时的回忆里，她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她说自己的父亲其实国学功底不错，偶尔还喜欢作一些旧体诗。“父亲平时很风趣，还喜欢讲故事，朋友来了就会讲，他的学生、朋友也很尊敬他。”

作为一名科学家，在那个时代与张云有过交集的人并不多。事实上，他在中国天文学界的地位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由于其弟子们成就斐然，继而引发人们对他的尊敬。

在他的弟子里，不能不提的有这样几个人物：邹仪新、叶叔华、席泽宗、容寿铿。邹仪新是张云亲自培养的我国第一位女天文学家。而出自张云、邹仪新门下，1949年从中山大学天文学系毕业的著名女天体测量学家叶叔华，毕业后成为新中国天文学的骨干，主要从事天体测量和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由于其成就斐然，1994年8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命名了一颗小行星为“叶叔华星”。在国际天文学界，以个人名字为新发现的行星命名的并不多，而女性则更少。

张云的男弟子同样在中国天文学界属于“顶梁柱”：毕业于1951年的席泽

宗，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而他的学生容寿铿，继任中山大学天文台台长，院系调整后，主持将中山大学诸多天文仪器和观测资料转移到南京大学。而根据南京大学天文系一些老教授的回忆，这批仪器占了当时南大天文系所有仪器资料的99%。

据张云弟子钟集回忆，张云治下的数学天文系设备简陋，却相当专业：“由于我们是在韶关坪石读书，整个大学期间都没有机会接触当时的中大天文台，而在坪石校区里的天文设备也很简陋，系里最重要也最厉害的仪器就属子午仪了。虽然艰苦，但当年从中大数天系出来的学生，从业天文学界都有比较好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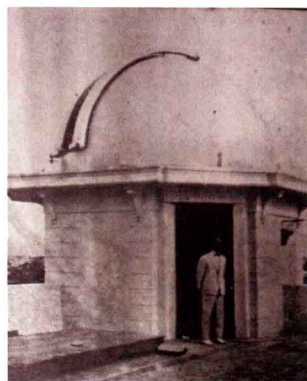
学术之闪光

建造天文台、多次主持实地观测体现的是张云斡旋四方的能力，发现鹿豹座新变星是张云在学术方面最大的成就

作为天文学家的张云主要研究领域是变星。根据中国天文学会的史料记载，1929年12月，该学会就成立了变星观测委员会，而当时的负责人正是张云。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进行交流总结，编辑出版《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报告》，每两月一期，刊登于《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

而张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也正是在哈佛大学讲学期间，发现了一颗位于鹿豹座的变星。

张云1947年应邀去美国讲学，但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料到，他会在哈佛大学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根据资料显示，他先是协助张钰哲发现了一颗新的食双星，接着在当年年底又发现一颗北冕座R型新变星，被命名为鹿豹座XX星，即德雷伯星表第25878号星，其位置约为赤经 $4^{\circ} 5'$ ，赤纬 $53^{\circ} 44'$ 。他检阅此星所在区域的照片800张，从1898年起至当时均包括在内，获得此星亮度最小时所在区域，证明此星为变星。该消息由哈佛大



中大天文台赤道仪室

学天文台台长沙普利向全世界及各天文台发布，哈佛大学还赠予中山大学远东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及一批新式仪器。

在上世纪20—40年代，从事天文学研究的中国人并不多，张云却非常重视学术交流。中大天文台建成后，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就发函邀请张云就地组织设法推广变星观测。张云接函后，便于1930年3月8日“在天文台召集本校之对于变星研究有兴趣者，开会以讨论会务之组织及一切进行”。

除了与国内研究者之间交换成果，张云还积极主张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联络。早在天文台建设期间，国际天文台联合会听闻中山大学建设有天文台，考虑到广州所在的经纬度进行观测尤为适宜，便邀请张云加入观测组织，彼此交流，进行学术切磋。张云此后主持和安排中山大学参加国内或国外的天文观测活动，如1933年的万国经纬测量、1936年分赴苏日观测日全食等。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6月19日的日全食，中国组织了两个观测队分赴苏联、日本进行观测，均要中山大学派人参加。刚好当时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的邹仪新留学日本，在东京天文台实习，张云便派她参加日本的观测，往北海道伎幸村拍摄日食电影及确定初亏与复圆时刻。中国队员观测活动情形由《朝日新闻》记者拍摄，“于东京二十八间电影院中，列入世界消息，公映一星期”。邹仪新也因此被日本新闻界称为该次日全食观测成功的唯一女性观测者，也是东亚唯一的女天文学家。

历史之疑团

张云一生中曾经三次出任中大校长，但加起来的时间却不足两年，什么原因导致他1949年赴港后对回内地“有顾虑”

在张云的经历之中，有一点格外引人注目：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1948年6月至10月、1949年6月至10月，张云一共三次担任中大校长。这一纪录，在中大历史上只有许崇清可以与之媲美，在整个中国大学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张云三次担任校长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两年，而且其“下课”的原因也很模糊，只是其女儿张剑美在接受采访时猜测性地分析过一句：“或许是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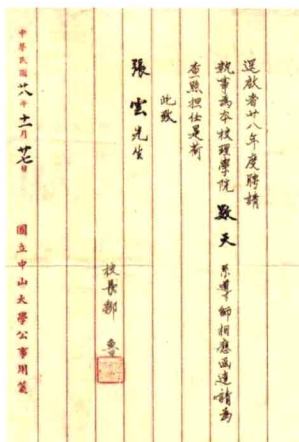
为派系斗争的原因吧。”

这倒的确可以称为一个理由。因为从史料记载来看，1920年起张云留学法国期间，曾与当时旅法国民党人吴稚晖、李石曾交上了朋友；1937年，张云还受命策动在广州的陈济棠所属飞机北飞成功，结果获得国民政府云麾勋章；1944年赴重庆任西北各省高等教育视察团团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两广教育特派员；1948年被推选为“立法委员”。而根据一些并不能算作信史的笔记资料，张云当年“是朱家骅那一派的”。所以校长这一位置的变更，也就成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缩影。

张云最终的去向也显得扑朔迷离。1949年他接替“臭名昭著”的陈可忠担任中大校长，“主要任务”是动员学校迁到海南去，但张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特别倾向于国民政府的地方。虽然在学校里也严令学生不准闹事，但在中大学生被李宗仁政府逮捕之后，张云也曾经出面作保，释放了几十位革命青年。而在这期间，他的女儿也进入解放区。这说明他对当时的共产党并不是很陌生。可是，广州解放后张云赴港，并且一直“有疑虑”，在夫人数次劝说下都不肯回内地，看起来似有隐情。

在学术方面，尽管张云在天文学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并没有入围1948年中研院院士名单。要知道，张云在1947年底发现了新变星，已经是声名大噪，而且他当时还是中研院评议会的评议员。记者查证获悉，当时的评选“不仅对于院外的人士不存在政治偏见，即使是对于院内的，如果觉得学术水平不够，也不予选举，这种宁缺毋滥的态度是真正贯彻始终的”。所以，不光是张云，和他同样从事天文研究的中研院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张钰哲以及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办者余青松，都被认为学术水准尚不足与院士称号相称，最终决定天文学空缺。

（郑照魁 陈园园）



1929年，中大校长邹鲁给张云的聘书



《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